蜀中廣記

三四

詳校官編修臣瞿　槐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卷八十四

明 曹學佺 撰

高僧記第四

川西道四

昭覺克勤禪師彭州駱氏子兒時日記千言偶游妙寂寺見佛書三復悵然如獲舊物曰予殆過去沙門也即去家依自省祝髮從文照通講說又從敏行授楞嚴俄

得病瀕死歎曰諸佛涅槃正路不在文句中吾欲以聲求色見宜其無以死也遂棄去至眞覺勝禪師席勝方刺臂出血指示師曰此曹溪一滴也師矍然良久曰道固如是乎即徒步出蜀首謁玉泉皓次依金鑾信大溈喆黃龍心東林度僉指為法器而晦堂稱他日臨濟一派屬子矣最後見五祖盡其機用祖皆不諾乃謂祖強移換人出不遜語忿然而去祖曰待你著一頓熱病打時方思量我在師到金山染傷寒困極以平日見處試

之無得力者追繹五祖之言乃自誓曰我病稍間即歸
五祖病痊尋歸祖一見而喜令即參堂便入侍者寮方
半月會部使者解印還蜀詣祖問道祖曰提刑少年曾
讀小艷詩否有兩句頗相近頻呼小玉原無事祇要檀
郎認得聲提刑應喏喏祖曰且子細師適歸侍立次問
曰聞和尚舉小艷詩提刑會否祖曰他認得聲師曰祇
要檀郎認得聲他既認得聲為甚麼却不是祖曰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聻師忽有省遽出見雞飛

上闌干鼓翅而鳴復自謂曰此豈不是聲遂袖香入室
通所得呈偈曰金鴨香消錦綉幃笙歌叢裏醉扶歸少
年一段風流事秖許佳人獨自知祖曰佛祖大事非小
根劣器所能造詣吾助汝喜徧謂山中耆舊曰我侍者
參得禪也由此所至推為上首崇寧中還里省親成都
帥翰林郭公知章請開法昭覺政和間復出峽南遊時
張無盡寓荆南以道學自居少見推許師艤舟謁之劇
談華嚴旨要曰華嚴現量境界理事全真初無假法所

以即一而萬了萬爲一一復一萬復萬浩然莫窮心佛
衆生三無差别卷舒自在無礙圓融此雖極則終是無
風匝匝之波公於是不覺促榻師遂問曰到此與祖師
西來意爲同爲别公曰同矣師曰且得没交涉公色爲之
慍師曰不見雲門道山河大地無絲毫過患猶是轉句
直得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向上全提時節彼
德山臨濟豈非全提乎公乃首肯翌日復舉事法界理
法界至理事無礙法界師又問此可說禪乎公曰正好

說禪也師笑曰不然正是法界量裏在蓋法界量未滅若到事事無礙法界法界量滅始好說禪如何是佛乾屎橛如何是佛麻三斤是故眞淨偈曰事事無礙如意自在手把猪頭口誦淨戒趂出婬坊未還酒債十字街頭解開布袋公曰美哉之論豈易得聞乎於是以師禮留居碧岩復徙道林樞密鄧公子常奏賜紫服師號詔住金陵蔣山學者無地以容勑補天寧萬壽上名見褒寵甚渥建炎初又遷金山適駕幸維揚入對賜圓悟禪

師改雲居久之復領昭覺僧問雲門道須彌山意旨如
何師曰推不向前約不退後曰未審還有過也無師曰坐
却舌頭問法不孤起仗境方生提坐具曰這個是境那
個是法師曰却被闍梨奪却鎗問古人道楖栗横擔不
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未審那裏是他住處師曰騰蛇
纏足露布遶身曰朝看雲片片暮觀水潺潺師曰却須
截斷始得曰此回不是夢眞個到廬山師曰高著眼問
猿抱子歸青嶂後鳥銜花落碧岩前此是和尚舊時安

身立命處如何是道林境師曰寺門高開洞庭野殿脚揷入赤沙湖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僧寶人人滄海珠曰此是杜工部底作麽生是和尚底師曰且莫亂道曰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山僧有眼不曾見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闍梨問得自然親曰如何是人境俱奪師曰收曰如何人境俱不奪師曰放問有句無句如如藤倚樹如何得透脱師曰倚天長劍逼人寒曰祗如樹倒藤枯溈山為甚麽呵呵大笑師曰愛他底著他底

曰忽被學人掀倒禪床拗折拄杖又作箇甚麼伎倆師曰也是賊過後張弓問明歷歷露堂堂因甚麼乾坤收不得師曰金剛手裏八稜棒曰忽然一喚便回還當得活也無師曰鷂子目連無奈何曰不落照不落用如何商量師曰放下雲頭曰忽遇其中人時如何師曰騎佛殿出山門曰萬象不來渠獨語教誰拈手上高峰師曰錯下名言上堂通身是眼見不及通身是耳聞不徹通身是口說不著通身是心鑒不出直饒盡大地明得無

絲毫透漏猶在半途據令全提且道如何是展演域中
日月縱橫掛一旦晴空萬古春上堂山頭鼓浪水底揚
塵眼聽似震雷霆耳觀如張錦綉三百六十骨節一一
現無邊妙身八萬四千毛端頭頭彰寶王刹海不是神
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苟能千眼頓開直是十方坐斷
且超然獨脫一句作麽生道試玉須經火求珠不離泥
上堂本來無形段那復有唇觜特地廣稱揚替他說道
理且道他是阿誰上堂十五日已前千牛拽不回十五

日已後後鶻趂不及正當十五日天平地平同明同暗大千沙界不出當處可以含吐十虛進一步超越不可說香水海退一步坐斷千里萬里白雲不進不退莫道闍梨老僧也無開口處舉拂子曰正當恁麼時如何有時拈在千峰上劃斷秋雲不放高上堂十方同聚會本來身不昧個個學無為頂上用鉗鎚此是選佛場深廣莫能量心空及第歸利劍不如錐龐居士舌拄梵天口包四海有時將一莖草作丈六金身有時將丈六金身

作一莖草甚是奇特雖然如此要且不曾動著向上關
且如何是向上關鑄印築高壇上堂有句無句超宗越
格如藤倚樹銀山鐵壁及至樹倒藤枯多少人失却鼻
孔直饒收拾得來已是千里萬里祇如未有恁麼消息
時如何還透得麼風暖鳥聲碎日高華影重上堂第一
句薦得祖師乞命第二句薦得人天膽落第三句薦得
虎口横身不是循途守轍亦非革轍移途透得則六臂
三頭未透亦人間天上且三句外一句坐麼生道生涯

祇在絲綸上明月扁舟泛五湖示衆云一言截斷千聖消聲一劍當頭横屍萬里所以道有時句到意不到有時意到句不到句能剗意意能剗句意句交馳衲僧把鼻若能恁麽轉去青天也須喫棒且道憑個甚麽可憐無限弄潮人畢竟還落潮中死示衆云萬仞崖頭撒手要須其人千鈞之弩發機豈為鼷鼠雲門睦州當面蹉過德山臨濟誑謼閭閻自餘立境立機作窠作窟故是滅胡種族且獨脫一句作麽生道萬緣遷變渾閑事五

月山房冷似氷紹興五年八月己酉示微恙趺坐書偈遺衆投筆而逝荼毘舌齒不壞舍利五色無數塔于昭覺寺之側謚眞覺禪師

昭覺徹菴道元禪師綿州鄧氏子幼於降寂寺圓具東游謁大别道禪師因看廓然無聖之語忽爾失笑曰達磨元來在這裏道譽之往叅佛鑑佛眼蒙賞識依圓悟於金山以所見告悟弗之許悟被詔住雲居師從之雖有信入終以鯁胸之物未去爲疑會悟問衆徒生死到

來時如何僧曰香臺子笑和尚次問師汝作麼生師曰草賊大敗悟曰有人問你時如何師擬荅悟憑陵曰草賊大敗師即徹證圓悟以拳擊之師撫掌大笑悟曰汝見甚麼便如此師曰毒拳未報永劫不忘悟歸昭覺命首衆以師繼席焉

昭覺紹淵禪師上堂曰鍮瓶盤釵釧作一金攪酥酪醍醐成一味如是賓主道合內外安和五位居臣齊透四種料揀一串放行則細雨濛濛秋風颼颼把住則空空

如也誰敢正眼覷著且道放行為人好把住為人好復曰等閒一似秋風至無意涼人人自涼又上堂舉僧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云體露金風師曰要明陷虎之機須是本色衲子始得雲門大師具逸羣三昧擊節叩關於閃電光中出一隻手與人解粘去縛拔楔抽釘不妨好手子細點檢將來大似與賊過梯昭覺即不然或有僧問樹凋葉落時如何只荅他道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且道與雲門是同是別復曰止止不

須說我法妙難思又舉趙州初見南泉問如何是道南泉云平常心是道趙州云還假趣向也無南泉云擬向即乖趙州云不擬爭知是道南泉云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真達不疑之道廓然如太虛空無有障礙師拈曰奇怪諸禪德須是沙彌初入道一撥便轉豈不是靈利人南泉如善射者發箭箭箭中紅心若不是趙州也大難承當便向平常心是道處動著關棙子去却胸中物喪却目前機頭頭上明物物上

頭便能信脚行信口道等閒拈出著著有出身之路以何為驗豈不見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荅云庭前栢樹子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荅云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問如何是趙州荅云東門西門南門北門與人解粘去縛抽釘拔楔坐斷天下人舌頭穿過天下人鼻孔豈不是平常心是道底關棙子且不是飣餖底言語排疊底章句推人在死水裏者箇便是沙彌底樣子應當學作麽生承當乃曰欲行千里一步為初白日青

天快著精彩

成都正法灝禪師上堂舉永嘉到曹溪因緣乃曰要識永嘉麼掀飜海嶽求知已要識祖師麼撥動乾坤建太平二老不知何處去卓拄杖曰宗風千古播嘉聲

昭覺辨禪師上堂毫釐有差天地懸隔隔江人唱鷓鴣詞錯認胡笳十八拍要會麼欲得現前莫存順逆五湖烟景有誰爭自是不歸歸便得

昭覺佛果禪師住成都府崇寧萬壽禪寺初在昭覺受

具六祖請拈帖示衆云幸自無事須要箇護身符子作麼然禍不入慎家之門且作麼生斷這公案會麼兵隨印轉請維那剖露

韶州南華知昺禪師蜀之永康人也上堂此事最希奇不礙當頭說東隣西舍翁隨例得一橛非唯貫聲色亦乃應時節若問是何宗八字不著撒擊禪床退上堂曰日說時時舉似地擘山爭幾許隴西鸚鵡得人憐大都祇為能言語休思惟帶伴侶智者聊聞猛提取更有一

般也大奇猫兒偏解捉老鼠上堂以拄杖向空中攪曰攪長河為酥酪鰕蠏猶自眼搭眵卓一下曰變大地作黃金窮漢依前赤骨立為復自家無分為復不肯承當可中有個漢荷負得行多少人失錢遭罪再卓一下曰還會麼寶山到也須開眼勿使忙忙空手回上堂春光爛熳花爭發子規啼落西山月僑梵鉢提長吐舌底事分明向誰說嗄上堂迷不自迷對悟立迷悟不自悟因迷說悟所以悟為迷之體迷為悟之用迷悟兩無從箇

中無別共無別共撥不動祖師不將來鼻孔千金重
士珪禪師成都史氏子初依大慈宗雅心醉楞嚴逾五
秋南遊謁諸尊宿始登龍門即以平時所得白佛眼眼
曰汝解心已極但欠著力開眼耳遂俾職堂司一日侍
立次問云絶對待時如何眼曰如汝僧堂中白椎相似
師罔措眼至晚抵堂司師理前話眼曰閒言語師於言
下大悟政和末出世和之天寧屢遷名刹紹興間奉詔
開山雁蕩能仁時眞歇居江心聞師至恐緣法未熟特

過江迎歸方丈大展九拜以誘溫人由是翕然歸敬未視篆其徒懼行規法深夜放火鞠為瓦礫之墟師竟就樹縛屋陞座示衆云愛閙不打鼓山鼓投老來看雁岩山傑閣危樓渾不見溪邊茅屋兩三間還有共山出手者麽喝一喝下座聽法檀施併力營建未幾復成寶坊次補江心上堂曰萬年一念一念萬年和衣泥裏輥洗脚上床眠歷劫來事秖在如今大海波濤湧小人方寸深掐起拄杖曰汝等諸人未得個入頭須得個入頭既

得個入頭須有出身一路始得大衆且作麼生是出身一路良久曰雪壓難摧澗底松風吹不動天邊月卓拄杖下座上堂萬機不到眼見色耳聞聲一句當陽頭戴天脚踏地你諸人祇知今日是五月初一殊不知金烏半夜忙忙去玉兔天明上海東以拂子擊禪床下座上堂明明無悟有法即迷諸人向這裏立不得諸人向這裏住不得若立則危若住則瞎直須意不停玄句不停意用不停機此三者既明一切處不須管帶自然現前

不須照顧自然明白雖然如是更須知有向上事久雨
不晴咄上堂一葉落天下秋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一塵起大地收嘉州打大像陜府灌鐵牛明眼漢合作
麼生良久曰久旱簷頭雨橋流水不流卓拄杖下座上
堂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落花有意
隨流水流水無情戀落花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
者非汝而誰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喝一
喝曰三十年後莫道能仁教壞人家男女上堂僧問如

何是師曰東家點燈西家暗坐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馬便搭鞍驢便推磨僧禮拜師曰靈利衲僧秖消一個遂曰馬搭鞍驢推磨靈利衲僧秖消一個縱使東家明點燈未必西家暗中坐西來意旨問如何多口阿師自招禍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你問底是第二義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道無意旨如何師曰一度著蛇咬怕見斷井索問鷺子深談實相善說法要此理如何師曰不及雁銜蘆問如何是佛師曰華陽洞口石烏龜

問魯祖面壁意旨如何師曰金木水火土羅睺計都星

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師曰作賊人心虛曰國

師三喚侍者又作麼生師曰打鼓弄猢猻鼓破猢猻走

丙寅七月十八日召法屬長老宗範付後事次日沐浴

聲鐘集衆就座泊然而逝荼毘日送者均獲舍利奉靈

骨塔於鼓山

羅浮山顯如禪師益州人初到大陽陽問汝是甚處人

曰益州陽曰此去幾里曰五千里陽曰你與麼來還曾

踏著麽曰不曾踏著陽曰汝解騰空耶曰不解騰空陽曰爭得到這裏曰步步不迷方通身無辨處陽曰汝得超方三昧邪曰聖心不可得三昧豈彰名陽曰如是如是汝應信此即本體全彰理事不二善自護持住後僧問如何是羅浮境師曰突兀侵天際巍峩鎮海涯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頂上白雲散足下黑煙生

可宣禪師漢州人也壯爲僧即出峽依瑯琊一語忽投羣疑頓息瑯琊可之未幾令分座淨空居士郭功甫過

門問道與厚及師領歸宗時功甫任南昌尉俄郡守恚師不為禮窘甚遂作書寄功甫曰某世緣尚有六年奈州主抑逼當棄餘喘託生公家願無見阻功甫閲書驚喜且領之中夜其妻夢間見師入其寢失聲曰此不是和尚來處功甫撼而問之妻詳以告呼燈取書示之相笑不已遂孕及生乃名宣老期年記問如昔至三歲白雲端禪師抵其家始見即曰吾姪來也雲曰與和尚相別幾年宣倒指曰四年矣雲曰甚處相別曰白蓮莊上

雲曰以何為驗曰爹爹媽媽明日請和尚齋忽聞推車
聲雲問門外是甚麽聲宣以手作推車勢雲曰過後如
何曰平地兩條溝果六周無疾而逝

玉泉謂芳禪師蜀人僧問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師拈
起拄杖僧曰學人不會師曰兩手分付僧擬議師便打

慧日尭禪師僧問古者道我有一句待無舌人解語却
向汝道未審意旨如何師曰無影樹下好商量僧禮拜
師曰瓦解冰消

漢州三聖繼昌禪師彭州黎氏子上堂木佛不度火甘露臺前逢達磨惆悵洛陽人未來面壁九年空冷坐金佛不度爐坐嘆勞生走道途不向華山圖上看豈知潘閬倒騎驢泥佛不度水一道靈光照天地堪羨玄沙老古錐不要南山要鼈鼻上堂舉趙州訪二菴主師曰五陵公子爭誇富百衲高僧不厭貧近來世俗多顛倒衹重衣衫不重人

惟照禪師簡州李氏子幼超邁而惡俗一日授書至性

相近也習相遠也遽曰凡聖本一體以習故差別我知之矣即趨成都師鹿苑清泰年十九剃染登具泰令聽起信於大慈師輒歸卧泰詰之師曰既稱正信大乘豈言說所能了乃虛心遊方謁芙蓉於大洪嘗夜坐閤道適風雪震薄聞警盜者傳呼過之隨有所得辭去大觀中芙蓉嬰難師自三吳欲趨沂水僕夫迷道師舉杖擊之忽大悟嘆曰是地非鼇山也邪比至沂芙蓉望而喜曰紹隆吾宗必子矣因留躬耕湖上累年智證成就出

領招提遷甘露三祖宣和壬寅詔補圓通棄去復居泐
潭上堂古佛道我初成正覺親見大地衆生悉皆成正
覺後來又道深固幽遠無人能到因没見識漢好龍頭
蛇尾便下座上堂過去諸佛已入涅槃了也汝等諸人
不應追念未來諸佛未出於世汝等諸人不要妄想正
當今日你是何人衆上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君子不
由也二邊不立中道不安時作麽生拈拄杖曰鴛鴦繡
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上堂太陽門下妙唱彌高

明月堂前知音蓋寡不免舟横江渚棹舉清波唱慶堯
年和清平樂如斯告報普請承當擬議之間白雲萬里
上堂本不自生今亦無滅是死不得底樣子當處出生
隨處滅盡是含生受底規模大丈夫漢直須處生死流
卧荆棘林俯仰屈伸隨機施設能如是也無量方便莊
嚴三昧大解脫門蕩然頓開其或未然無量煩惱一切
塵勞嶽立面前塞却古路問承師有言雲黯黯處獨秀
峰挺出月朦朦裏泐潭水光生豈不是寶峰境師曰若

是寶峰境憑君子細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看取令
行時曰祇如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如何是和尚宗
師曰須知雲外千峰上別有靈松帶露寒雪下僧問祖
師西來即不問時節因緣事若何師曰一片兩片三四
片落在眼中猶不薦建炎二年正月七日示寂闍維得
舍利如珠琲舌齒不壞塔于寺之西峯
法順禪師綿州文氏子依止佛眼聞普說舉傅大士心
王銘云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師於

言下有省後覲寶藏迅轉頓明大法趨丈室作禮呈偈
曰頂有異峰雲冉冉源無別派水泠泠游山未到山窮
處終被青山礙眼睛眼笑而可之住後上堂好事堆堆
疊疊來不須造作與安排落林黃葉水推去橫谷白雲
風卷回寒雁一聲情念斷霜鐘纔動我山摧白楊更有
過人處盡夜寒爐撥死灰上堂我手何似佛手天上南
星北斗我脚何似驢脚往事都來忘却人人盡有生緣
個個足方頂圓大愚灘頭立處孤月影射深灣會不得

見還難一曲漁歌過遠灘示衆染緣易就道業難成不了目前萬緣差别秖見境風浩浩凋殘功德之林心火炎炎燒盡菩提之樹道念若同情念成佛多時為衆一似為已彼此事辦不見他非我是自然上敬下恭佛法時時現前煩惱塵塵解脫上堂雞鳴曉月狗吠孤村只可默會難入思量看不見處動地放光說不到處天地玄黃撫城尺六狀紙原來出在清江大衆分明話出人難見昨夜三更月到窓上堂風吹茅茨屋脊漏雨打闍

梨眼睛濕恁麼分明却不知却來這裏低頭立因病示
衆久病未嘗推木枕人來多是問如何山僧據問隨緣
對窓外黃鸝口更多只如七尺之軀甚處受病衆中具
眼者試為山僧指出病源衆下語皆不契師自拊掌一
下作嘔吐聲又云好個木枕子師律身清苦出入唯杖
笠獨行後示寂闍維收舍利目睛齒舌數珠同靈骨塔
于寺西

法泰禪師蜀人姓李氏自幼業儒為文章有聲忽厭俗

出家得度受具徧游叢林親近諸耆宿於五家宗派皆
妙得其家風獨於圓悟得髓圓悟在道林蔣山皆命為
首座出世說法於德山示衆曰祖師道欲得現前莫存
順逆釋迦老子是什麽破草鞋一大藏教是拭不淨底
故紙達磨九年面壁瞌睡未惺汝等諸人皮下無血眼
裏無筋更向這裏覔什麽椀各請歸堂去又曰法不爾
而爾暗去明來道不然而然雷奔雨驟直得千江競注
萬壑爭流山頭白浪滔天平地人魚共處莫問道芽增

長如今頭上漫漫雖然水到渠成爭奈過猶不及幸而
雲收雨散浪息波停杲日當空萬象同慶且道大功不
宰一句作麽生道野老不知堯舜力鼕鼕打鼓祭江神
又曰寶劒拈來便用豈有遲疑眉毛剔起便行更無回
互一切處騰今煥古一切處截斷羅籠不犯鋒鋩亦非
顧鑑獨超物外則且置萬機喪盡時如何八月秋何處
熱又曰聞聲悟道未免著水耳中見色明心亦是撒沙
眼裏直得纖毫無障礙空有等空平不絶已躬上無攀

仰孤逈逈絶情塵峭巍巍離分別猶是那邊事且道這邊
事又作麽生休戀寒潭無影樹且看六月雪花飛又曰
動則影現覺則冰生不動不覺土木無殊衲僧到這裏
須有轉身一路始得若也轉得分三成六唱九作十納
須彌於芥子擲大千於方外若轉不得守他山鬼窟不
免是精靈又曰達得人空法空未稱祖佛家風體得全
用全照亦非衲僧要妙直須打破牢關識取向上一竅
如何是向上一竅春寒料峭凍殺年少又上堂曰涅槃

無異路方便有多門拈起拄杖云看看山僧拄杖子一口吸盡西江水東海鯉魚踍跳上三十三天帝釋忿怒把須彌山一摑粉碎堅牢地神合掌讚嘆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以拄杖擊繩床下座又曰德山入門便棒平地生堆臨濟入門便喝無風起浪俱胝只豎一指未免顢頇雪峰輥出三毬小兒戲劇到這裏總用不著爭如六月三伏甘雨普滋水足東皋禾青南畝農夫鼓腹樵者高歌古佛家風儼然如在於斯會得共樂昇平

脫或未然只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
成都正法建禪師上堂兔馬有角牛羊無角絕毫絕釐
如山如岳針鋒上獅子翻身藕竅中大鵬展翼等閒突
過北俱盧日月星辰一時黑
性空妙普菴主漢州人久依死心獲證乃抵秀水追船
子遺風結茅青龍之野吹鐵笛以自娛多賦詠得之者
必珍藏其山居曰心法雙亡猶隔妄色塵不二尚遺塵
百鳥不來春又過不知誰是住菴人又警衆曰學道猶

如守禁城晝防六賊夜惺惺中軍主將能行令不動干
戈治太平又曰不耕而食不蠶衣物外清閒適聖時未
透祖師關棙子也須存一著便宜又曰十二時中莫住
工窮來窮去到無窮直須洞徹無窮底踏倒須彌第一
峰建炎初徐明叛道經烏鎮肆殺戮民多逃亡師獨荷
策而往賊見其偉異疑必詭伏者問其來師曰吾禪者
欲抵密印寺賊怒欲斬之師曰大丈夫要頭便斫取奚
以怒為吾死必矣願得一飯以為送終賊奉肉食師如

常齋出坐畢乃曰孰當為我文之以祭賊笑而不答師索筆大書曰嗚呼惟靈勞我以生則大塊之過役我以壽則陰陽之失乏我以貧則五行不正困我以命則時日不吉吁哉至哉賴有出塵之道悟我之性與其妙心則其妙心孰與為隣上同諸佛之真化下合凡夫之無明纖塵不動本自圓成妙矣哉妙矣哉日月未足以為明乾坤未足以為大磊磊落落無罣無礙六十餘年和光混俗四十二臘逍遙自在逢人則喜見佛不拜笑矣

哉笑矣哉可惜少年郎風流太光彩坦然歸去付春風體似虛空終不壞尚享遂舉筋飫飡賊徒大笑食罷復曰刲數既遭離亂我是快活烈漢如今正好乘時便請一刀兩段乃大呼斬斬賊方駭異稽首謝過令衛而出烏鎮之廬舍免焚實師之惠也道俗聞之愈敬有僧睹師見佛不拜故逆問曰既見佛爲甚麽不拜師掌之曰會麽云不會師又掌曰家無二主紹興庚申冬造大盆穴而塞之修書寄雪竇持禪師曰吾將水葬矣壬戌歲

持至見其尚存作偈嘲之曰咄哉老性空剛要餧魚鼈去不索性去祇管向人說師閱偈笑曰待兄來證明耳令徧告四衆衆集師為說法要仍說偈曰坐脫立亡不若水葬一省柴燒二省開壙撒手便行不妨快暢誰是知音船子和尚高風難繼百千年一曲漁歌少人唱遂盤坐盆中順潮而下衆皆隨至海濱望欲斷目師取塞戽水而回衆擁觀水無所入復乘流而往唱曰船子當年返故鄉沒蹤跡處妙難量真風徧寄知音者鐵笛橫

吹作散場其笛聲嗚咽頃於蒼茫間見以笛擲空而没衆號慕圖像事之後三日於沙上趺坐如生道俗爭往迎歸留五日闍維舍利大如菽者莫計二鶴徘徊空中火盡始去衆奉舍利靈骨建塔于青龍

文演禪師成都府楊氏子僧問如何是定林正主師曰坐斷天下人舌頭曰未審如何親近師曰覷著則瞎上堂當陽坐斷凡聖跡絶隨手放開天回地轉直得日月交互虎嘯龍吟頭頭物物耳聞目睹安立諦上是甚麽

還委悉麼阿斯吒出

昭覺道祖首座初見圓悟於即心是佛語下發明久之悟命分座一日為衆入室餘二十許人師忽問曰生死到來如何迴避僧無對師擲下拂子奄然而逝衆皆愕眙亟以聞悟悟至名曰祖首座師張目睬之悟曰抖擻精神透關去師點頭竟爾趨寂

成都范縣君嫠居歲久常坐而不卧聞圓悟住昭覺往禮拜請示入道因緣悟令看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

個甚麼久無所契范泣告悟曰和尚有何方便令某易會悟曰却有個方便遂令祇看是箇甚麼後有省曰元來恁麼地近那

簡州南岩勝禪師上堂召大衆曰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會得個中意分明在半途且道到家一句又作麼生釋迦彌勒沒量大看來猶祇是他奴僧問放行五位即不問把定三關事如何師曰橫安鏌鎁全正令曰把定三關蒙指示放行五位事如何師曰太平寰宇斬凝

頏曰恁麼則南岩門下土曠人稀師曰靈利衲僧秖消一點曰自古自今同生同死時如何師曰家賊難防曰今日學人小出大遇去也師便打曰須是老僧打你始得僧禮拜師曰切忌詐明頭

漢州無為守緣禪師本郡人姓史氏生十二病目去依棲禪慧目能禪師圓具出峽至寶峰值峰上堂舉永嘉曰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師聞釋然領悟住後上堂曰以一統萬一月普現一切水會萬歸一一

切水月一月攝展則彌綸法界收來毫髮不存雖然收展殊途此事本無異致但能於根本上著得一隻眼去方見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盡從此中示現三藏十二部一切修多羅盡從此中流出天地日月萬象森羅盡從此中建立三界九地七趣四生盡從此中出沒百千法門無量妙義乃至世間工巧諸伎藝盡現行此事所以世尊拈華迦葉便乃微笑達磨面壁二祖于是安心桃華盛開靈雲疑情盡淨擊竹作響香嚴頓忘所知以至

盤山于肉案頭悟道彌勒向魚市裏接人誠謂造次顚沛必于是經行坐卧在其中既有如是奇特更有如是光輝既有如是廣大又有如是周徧你輩諸人因甚麼却有迷有悟要知麼幸無偏照處剛有不明時

益州北院通禪師在夾山見示衆云坐斷主人翁不落第二見師乃出衆云須知有一人不合伴夾云猶是第二見師乃掀倒禪床夾云老兄作麼生師云待某甲舌頭爛即向和尚道

靈隱道印禪師漢州人上堂大雄山下虎南山鼈鼻蛇
等閒撞著抱賞歸家若也不惜好手便與拔出重牙有
麽有麽上堂五五二十五擊碎虛空鼓大地不容針十
方無寸土春生夏長復何云甜者甜兮苦者苦中秋上
堂舉馬大師與西堂百丈南泉翫月公案師云馬大師
垂絲千尺意在深潭西堂振鬣百丈擺尾雖則衝波激
浪未免上他鉤線南泉自謂躍過禹門誰知依前落在
巨網即今莫有絕羅籠出窠臼底麽也好出來露箇消

息貴知華藏門下不致寂寥其或未然此夜一輪滿清
光何處無
南康軍雲居德昇禪師漢州何氏子二十得度習講久
之辯謁文殊道禪師問佛法省要殊示偈曰契丹打破
波斯寨奪得寶珠村裏賣十字街頭窮乞兒腰間挂個
風流袋師擬對殊曰莫錯師退參三年方得旨趣往見
佛性機不投入閩至鼓山禮覲便問國師不跨石門句
意旨如何竹菴應聲喝曰間言語師即領悟住後僧問

應眞不借三界高超即不問如何是無位眞人師曰聞
時富貴見後貧窮曰擡頭須掩耳側掌便飜身師曰無
位眞人在甚麽處曰老大宗師話頭也不識師曰放你
三十棒
雲居自圓禪師綿州雍氏子年十九試經得度留教究
五祀出關南下歷扣諸大尊宿始詣龍門一日于廊廡
間覩繪胡人有省夜白高菴菴舉法眼偈曰頭戴貂鼠
帽腰懸羊角錐語不令人會須得人譯之復筴火示之

曰我為汝譯了也於是大法明了呈偈曰外國言音不
可窮起雲亭下一時通口門廣大無邊際吞盡楊岐栗
棘蓬庵遺師依佛眼佛眼謂曰吾道東矣上堂舉僧問
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曰北斗裏藏身師曰南北東
西萬萬千乾坤上下兩無邊相逢相見呵呵笑屈指擡
頭月半天
智與禪師西川人出家受具後即造玉泉芳禪師法席
發明心地初住漸源次遷黃梅龍華晚住延福師語不

談玄行不修潔身不稟儀衆不喜見逝後靈異不測報應如響遺體塑飾祈禱尤盛

真歇清了禪師左綿雍氏子襁褓入寺見佛喜動眉睫咸異之年十八試法華得度往成都大慈習經論領大意出蜀至沔漢扣丹霞之室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擬對霞曰你閙在且去一日登鉢盂峰豁然契悟徑歸侍立霞掌曰將謂你知有師欣然拜之翌日霞上堂日日照孤峰翠月臨溪水寒祖師玄妙訣莫向寸心安

便下座師直前曰今日陞座更瞞某不得也霞曰你試
舉我今日陞座看師良久霞曰將謂你瞥地師便出後
游五臺之京師浮汴直抵長蘆謁祖照一語契投命為
侍者踰年分座未幾稱疾退閑命師繼席學者如歸建
炎末游四明主補陁台之天封閩之雪峰詔住育王徙
温州龍翔杭州徑山慈寧皇太后命開山臯寧崇先上
堂我于先師一掌下伎倆俱盡覔箇開口處不可得如
今還有恁麼快活不徹底漢麼若無銜鐵負鞍各自著

便上堂久默斯要不務速說釋迦老子待要款曲責弄爭奈未出母胎已被人覷破且道覷破個甚麼瞞雪峰不得上孤峰頂過獨木橋驀直恁麼行猶是時人脚高脚低處若見得徹不出户身徧十方未入門常在屋裏其或未然趂涼搬取一轉柴上堂道得第一句不被拄杖子瞞識得拄杖子猶是途路中事作麼生是到地頭一句上堂處處覔不得止有一處不覔自得且道是那一處良久曰賊身已露上堂口邊白醭去始得入門通身紅

爛去方知有門裏事更須走有不出門底乃曰喚甚麼作門僧問三世諸佛向火焰裏轉大法輪還端的也無師大笑曰我却疑著曰和尚為甚麼却疑著師曰野花香滿路幽鳥不知春問不落風彩還許轉身也無師曰石人行處不同功曰向上事作麼生師曰玅在一漚前豈容千聖眼僧禮拜師曰祇恐不恁麼師一日入厨看煑麪次忽桶底脫衆皆失聲曰可惜許師曰桶底脫自合歡喜因甚麼却煩惱僧曰和尚即得師曰灼然可惜

許一桶麫上堂啓封古徑不墮虛凝霧鎖寒林肯彰風
要鈎針穩密孰云漁父栖巢祇麽承當自是平常快活
還有具透關眼底麽良久曰直饒聞早便歸去爭似從
來不出門上堂乍雨乍晴乍寒乍熱山僧底個山僧自
知諸人底個諸人自說且道雪峰口除喫飯外要作甚
麽問僧琉璃殿上玉女攏梭明甚麽邊事曰回互不當
機師曰還有斷續也無曰古今不曾間師曰正當不曾
間時如何僧珍重便出上堂撼拄杖曰看看三千大千

世界一時搖動雲門大師即得雪峰則不然卓拄杖曰
三千大千世界向甚麽處去還會麽不得重梅雨秧苗
爭見青上堂幻化空身即法身遂作舞云見麽見麽恁
麽見得過橋村酒美又作舞云見麽見麽恁麽不見隔
岸野花香上堂還有不被玄妙汚染底麽良久曰這一
點傾四海水已是洗脫不下僧問如何是空刼已前自
已師曰白馬入蘆花上堂窮微喪本體妙失宗一句截
流淵玄及盡是以金針密處不露光錢玉線通時潛舒

異彩雖然如是猶是文互雙明且道巧拙不到作麼生
相委良久曰雲蘿秀處青陰合巖樹高低翠鎖深上堂
轉功就位是向去底人玉韞荆山貴轉位就功是却來
底人紅爐片雪春功位俱轉通身不滯撒手亡依石女
夜登機密室無人掃正恁麼時絶氣息一句作麼生相
委良久曰歸根風墮葉照盡月潭空師終于阜寧崇先
塔于寺西華桐塢謚悟空禪師
宋郭印超悟院記云成都大慈寺曰聖慈唐至德初所

建也合九十六院地居衢會百工列肆市聲如雷政和二年冬火其旁小院十有六府帥席公旦請于朝頒緡改建超悟宣梵嚴淨三刹使學禪者居超悟學律者居宣梵學講者居嚴淨而超悟則命僧文英主之英承灰燼之餘鳩工庀徒創建禪宇凡為屋千楹且闢龍宮以藏貝葉規模恢敞氣象雄特始成而旁院復火勢且延及師亟白府毀正寺之三門以絶之請後自建火乃止而三門復新師用力勤矣院始無田師合施者金錢且

請廢寺之產於官成三百畆以備桑門之供師死嗣子義登義全各益以家田及誘福唐朱氏得百畝故能眈眈為大叢林無復異時囂塵煩汙之聲可喜也雖然院之廢興於佛何有昔持地菩薩平治險隘修作橋梁毘舍如來謂曰常平心地則世界地一切皆平師前知方寸之間具大寶刹巍巍堂堂鎮四天下火不能燒水不能没雖八萬四千浮屠寶塔之功有所不及亘閻浮提皆超悟矣師姓蘇氏泉州人往來商戍都富鉅萬留意禪

悅忽若有悟盡捐資移書別妻子祝髮於嘉祐院妻子萬里入蜀訪之師絶不復見堅坐一室歷三日寂無人聲妻子知師志不可奪棄去以故聲望愈高四坐道場住超悟二十餘年而没義登懼其師之功不彰求予記其事

元智中國師彭縣人也生有異相年十二即禮月光禪師清修苦行晝夜不息後恵心授松潘都綱師隨行尋代其職時番夷叛服不常師居邊撫化番夷莫不投服

天輿間累加封國師仍賜勅誥降銀印師在邊四十餘年化行功著國朝成化二年已踰七十詔歸彌陀庵優老焉

蜀中廣記卷八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卷八十五

明 曹學佺 撰

高僧記第五

川南道一

楞嚴經圓通品普賢菩薩白佛言我與恒沙如來為法王子十方如來教其弟子菩薩根者修普賢行從我立名我用心聞心遍十方若於恒沙界外有一衆生發明

普賢行者我於尒時乘六牙白象分身百千擁護安位此是普賢自唱本因故現相海於峩眉山中密引世人而通菩提覺性心王菩薩曰西南方有山名曰光明現有菩薩名曰賢勝三千眷屬常在其中而演說法也周烈王三十二年有寶掌和尚名曰千歳始生時手掌有印文為記來禮普賢設像供養人所不識常歎此山曰高出五嶽秀甲九州漢氏永平中癸亥六月一日有蒲公者採藥於雲窩見一鹿而奇異之追至絶頂無踪乃

見威光煥赫紫霧騰涌聯絡交輝成光明綱駭然歎曰

此之祥瑞世所希有非天上耶遲投西來千歳和尚而

告之荅曰此是普賢祥瑞於末法中守護如來相教現

相於此化利一切衆生汝可詣騰法二師急頂禮而究

之遂甲子適洛陽白馬寺參謁二師盡以所見為告師

曰善哉希有汝等得見普賢真善知識昔我世尊在法

華會上以四法而付之曰一者為諸佛護念二者植重

德本三者入正定聚四者發究一切衆生之心菩薩依

本願而現相於峩眉山也名峩眉者昔善財禮德雲比
邱時竚立妙高峯而觀此山如初月現故稱峩眉也

峩眉歷代耆宿

西域聖僧名阿婆多尊者來禮峩眉而觀山水環合同
於西域化城寺地形依此而建道場山高無瓦埴覆雨
雪寒嚴而凍裂不堅故以木皮葢殿因呼為木皮殿云
惠通和尚江陵人也遊峩眉望黑水山峯竒異古有肇
公道場欲履之不覺溪水泛阻自念曰我欲往而何往

耶偶感一虎至通即騎虎跳過溪流而入華藏寺
隋智者老人於龜子石建呼應庵日遊神水夜宿于斯
三年徐步威儀不缺内淨其心外淨其行一日入定内
外皆空了無一物出三昧已乃見一老人曰余從西域
護持如來教法師從會來惟願大師受戒於我後日師
離此山於玉泉建道場偶病中思神水飲倏爾之間見
一老人自稱龍王送水至師曰吾有鉢盂錫杖寄彼中
峯同與俱來乃可信也龍王遂引勝水浮鉢杖於玉泉

洞口流出出之不遠復入於地師曰爲道者可以漏盡便鬼神莫測如我一思被龍王趣破去在吾佛有言神有五通羅漢有六通菩薩十通若不漏盡何以超越鬼神神水者言水從西域而來

隋茂眞尊者日遊呼應夜宿碁盤二處古跡見存

唐三藏法師履西域至峩眉九老洞偶值聖眞化一老僧言窮西域所有境界而說偈曰付汝般若舟慈悲度一切普賢行願深廣利無邊衆仙人洞右有月仙寮玄

奘法師授經於此
唐昌福達道和尚眉州人初參晦機囘峩眉住華嚴寺
僧問學人來問則對不問時意指如何曰謝師兄指示
曰本來則不問如何是今日事曰師足這問大好曰學
人不會時如何曰謾得即得曰國有寶刀誰人得見曰
師兄遠來不易曰此刀作何形狀師兄要也道不要也
道曰請師道荅曰師兄難逢難遇曰普賢云何駕石舡
荅曰師是這箇亘古亘今本州參學西禪和尚問佛是

摩耶降未審和尚是誰家子師曰水上問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非男女相問國内按劍者誰師曰昌福曰忽遇尊貴時如何師曰不遺

趙州禮峩眉於放光臺不登寶塔頂僧問和尚云何不到至極處州云三界之高禪定可入西方之曠一念而至惟有普賢法界無邊

黄蘗老人禮峩眉至覩佛臺霧氣澄霽曰云何不見僧問不見甚麽蘗云不見普賢

南泉老人禮峩眉而觀白雲光紫曰還有這點霞氣在僧問和尚是那一點泉云東則東北則北僧便禮拜

唐靈龕和尚成都人叅陜西青峯禪師回峩眉住靈岩寺僧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曰處處非干佛春來草自青又問碌碌地時如何曰試進一步看僧曰不知前進處師曰步步踏着峩眉古佛坪下有賢勝窟是其悟道處

唐白水和尚初叅夾山善會禪師回峩眉居白水庵僧

問如何是西來大意曰四溟無崖宅一滴潤乾坤又問曹溪一路合譚何事曰澗松千載鶴來聚月中香桂鳳凰歸

唐洞溪和尚初參樂普曰月樹無根枝覆蔭普曰森羅秀處事不相依淥水千波孤峯各異師有省一日普問曰為甚麼被蛇吞去也師曰幾度扣關拈不出持錫便行普曰善哉去一普賢迴峩眉觀音寺居

唐澄照大師初參投子迴蜀住白水寺每日六時朝禮

普賢大士僧問諸佛有難向火燄裏藏身衲僧有難向
甚麼處師曰水晶石上起波文大地衲僧都在裏許又
問云何是初生月曰大半人不見
七寶臺下有金剛窟始悟頓和尚於此入淨土三昧後
出定已演大彌陀經西方境界如對目前是宋初時事
西禪和尚本州人昔參曹山曰佛是摩耶降未審和尚
耶家子山曰石頭漂在水裏曰三十六路和尚阿那一
路最妙山曰不出第一手曰忽被出頭時如何山曰脊

着地也不難

慧覺禪師謁台州勝光和尚值光在繩床上坐師直到身邊叉手立光問什麼處來師云猶待客話在便下去光乃拈拂子下僧堂前見師提起拂子問云闍梨喚這箇作什麼師云敢死喘氣光低頭便歸方丈師初參羅山纔禮拜起山云甚處來師云遠離西蜀近發開元却近前云即今事作麼生山揖云喫茶去師擬議間山云秋氣稍暖出去師到法堂上自嘆云我在西川峩眉

山脚下拾得一枝蓬蒿箭凝撥亂天下今日到福建道
陳老師寨裏弓折箭盡去也休休山明日升堂師又出
問谿開户牖當軒者誰山便喝師無對山云羽毛未備
翼稍未全且去後還蟠龍寺住
中峯寺明果大士化道於此雜集論云明果資州人自
幼出家於龍遊山後居峩眉中峯寺
正性和尚住華嚴寺前朝古廟一所重修之以旋篆結
頂至今呼為雲篆殿

羅漢和尚初參香林澄遠禪師回衆眉延福院右邊住
一小洞常現禪定僧問如何是西來大意師曰井中紅
燄日裏浮漚曰如何領會師曰搖指扶桑日那邊曰如
何是羅漢境界師曰地連香積水門對勝峯山曰既是
羅漢為甚麼却被人轉動師曰換却眼睛轉却髑髏
布水嚴和尚昔參曹山曰寶劍未磨時如何曰用不得
磨後何如曰觸不得又問如何是西來大意曰一步踏
着火光飛於此有省回衆眉白嵓寺居

黄龍繼達禪師昔叅晦機回峩眉住光相寺僧問如何是衲師作用處曰横鋪四世界竪葢一乾坤問道滿來時如何曰要羮與羮要飯與飯問黄龍出世金翅鳥滿空飛時如何曰我問儞金翅疾得飽否僧無對

黒水和尚本縣人因禮峩眉叅黄龍曰雪覆蘆花時如何曰猛烈又曰不猛烈黄便打師有省自爾契緣遊黒水峯下而居有人來禮和尚尊號曰汝省山峯喚作什麼

大乗和尚青神人初叅雲門回峩眉住龍池四面峯僧

問如何是勝峯曰直聳煙嵐際曰向上事何如曰入地三尺五曰如何是佛法大意曰興義門前鼕鼕鼓曰學人不會朝打三千暮打八百

東汀和尚本縣人初叅曹山依峩眉棋盤寺居僧問如何是却去底人曰石女紡麻纑如何是却來底人曰扇車關棙良計斷

以上出峩眉本傳

昔普惠大師生於西漢姓吳氏掛錫蒙頂之上清峰中

鑿井一口植茶數株此舊碑圖經所載爲蒙山茶之始矣師一日拉侍者登蒙頂觀茶山忽隱沒於池中侍者解衣投水持抱乃得一石像負至本堂中安置因號甘露大師邑人歲以四月二十四爲師隱化之日咸集於寺薦香設供焉宋淳熙十三年邑進士喻大中奏師功德及民孝宗累加封普惠妙濟大師而七曲神君鸞筆記師法名理真云按像在今縣西十五里智炬寺

南齊高何二師不著名氏延興中自明州象山別其師

遊蜀師曰遇明則住二師到卭升高遠覽夜見羣峰火雲四起赫然有光因訪父老則曰四明山也始悟遇明而止矣遂卓錫於山陰披榛薙草經始卜築有石佛示現光相從地湧出化為泉今之護國院瑞佛及湧泉在焉院有白岩孤石聳立高踰百尺鶴巢其上故二僧所建道場號鶴林寺後世因謂之白鶴山

齊釋法琳姓樂臨卭人少出家止蜀郡裴寺專好戒品研心十誦隱公至蜀琳乃剋己握錐以日兼夜諸郡毘

尼洞盡心曲後止靈建寺祈心安養每誦無量壽及觀音經輒見一沙門形甚殊大常在琳前建武二年寢疾注念西方禮懺不息見諸賢聖皆集目前乃向弟子述其所見令死後焚身言訖合掌而卒

齊釋曇憑姓楊犍為南安人少遊京師學轉讀止白馬寺音調甚工而過且自任時人未之推也於是專精規矩更加研習晚遂出羣翕然改觀誦三本起經尤善其聲後還蜀止龍淵寺巴漢學者皆崇其聲範每梵音一

吐蕃象馬悲鳴行途住足因製造銅鐘願於未來當有八音四辯庸蜀之銅鐘始於此

隋瀘州等行寺釋童進姓李綿州人周時出家不拘禮度唯樂飲酒謂之曰此可以灌等身也來去酣醉遺尿臭穢衆共非之有遠識者曰此賢愚難識會周武東征云須毒藥勅瀘州營造置監吏刀科獠採藥蝮頭鐵猩藟根大蜂野葛鵂羽等數十種釀以鐵瓮藥成着皮衣琉璃障眼方得近之不尒氣衝成瘡致死藥著人畜肉

穿洞見童進聞之往彼監所官人弄曰能飲一盃豈非
酒士進曰得一升觧醒亦要官曰任飲多少何論一升
便取鐵杓於藥瓮中取一杓飲之言謔自如都不為患
道士等聞皆來看進又舉一杓以勸之皆遠走避或曰
此乃故殺人何得無罪進曰無所苦藥進自飲有誰相
勸乃噫曰今日得一醉卧方石上俄尒遺尿所著石皆
碎良久睡覺精爽如常隋初得度配等行寺年九十餘
終

唐釋道會姓史武陽人太宗時出家益州嚴遠寺器宇高簡雅調逸羣四方道俗旦夕恭候猶以蜀門小隘聞見非廣乃入京師詢訪十餘年經論史籍博究宗領還蜀欲弘釋教導引後銳時屬亂離不果心術會唐運初興招撫詹俊李冢首圖己蜀會上疏曰會資性不肖家風失墜封爵雖除詔勅猶在即日劍門雖啓巫峽負固會躬率徒隷振錫啓途折簡宣威開懷納款軍無矢石之勞主有待成之逸此一時之利也惟公圖之有嫉者

表奏反又述法會覗候消息遂被拘執身雖在獄言笑如常為諸在獄講釋經論自春至冬諸僧千數衣服藍縷不勝寒酷京師有無盡藏恒施為事會致書曰自如來濳影西國千有餘年正法東流百五許載雖復青眼赤髭大開方便之門白脚漆身廣示飯依之路猶未出乎苦海尚陸沉于險道況五衆名僧四禪家首頭陀聚落惟事一餐宴坐林中但披三衲加以施無緣之慈相升鍾以代鵠履不輕之行思振錫以避虫令有精勤法

子清淨法門橫被囚拘實非其罪遂使重關早落觀獄
吏而魂飛清室曉開見刑官而思盡嚴風日洒穿襟而
清露俱飄縶霜夜零寒心與死灰同殪若竟不免溝壑
抑亦仁者所恥書達即送裴鞋給之及事釋還鄉三輔
名生送出都門會與諸遠僧別有詩曰去住同為客分
悲損道情共作無期別時能訪死生道俗聞者皆墮淚
焉時益州法曹裴布仁自矜門學曾與相見輕有譏誚
會曰蜀川雖小賢德如林漢朝八俊同出惟張綱埋輪

東雒嘆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奏誅梁冀威懾四海者犍為武陽人也漢時有問揚子雲者李仲元何如曰隱不違親貞不負俗天子不臣諸侯不友者賚中人也巴西閬中百王之仰哉益州郫縣名振於華夷明公庶可虛心待國士豈得以土地拘於人哉言訖而出希仁媿謝旣返謂人曰江漢多靈其斯人也以貞觀末年卒年七十

唐成都尹南康郡王韋皐大佛記云惟聖立教惟賢啓

聖用大而利博功成而化神即於空開塵刦之迷垂其像濟天下之險嘉州凌雲寺古石像可以觀其旨也神用潛運風濤密移肸蠁幽晦孰原其故在昔岷江拔日漂山東至犍為與涼山鬬突怒哮吼雷霆百里縈繳觸崖蕩為險空舟隨波去人亦不存惟蜀雄都控引吴楚痛兹淪溺日月繼及開元初有沙門海通者哀此習險厥惟天艱皈命能仁迴彼造物以此山淙流激湍峭壁萬仞謂石可改而下江或損而平若廣開慈容廓輪相

好善因可作衆力可集由是崇未來因作古佛像俾前刦後刦修之無窮乃為規廣長圖堅久項圍百尺目廣二丈其餘相好一以稱之民惟子來財則擅施江湖淮海琛貨畢至債帥金工亦罔不臻於是人夫競力千鎚齊奮大石雷墜伏螭潛駭巨谷將盈水恠亦空時積日競月將歲就不數載而聖容儼然岧岧亭亭岌嶷青冥如現大身滿虛空界驚流怒濤險自砥平蕭蕭空山寂照煙月由内及外觀心類境則八風澄而愛河靜也余

以為人之生也違道好徑故哲聖因其所欲示之以進
修其行滿於此而福應在彼理甚昭矣至於奪天險以
慈力易暴浪為安流何哉詳彼萬緣本生於妄知妄本
空萬緣皆空空有尚無險夷安在至聖寂照非空非有
隨感則應誰識淺深化於無源奚不有變非天下之至
神其孰能平斯險也彼海上人發誠之至救物之弘時
有郡吏將求賄於禪師師曰自目或剜佛財難得吏發
怒曰嘗試將來師乃自抉其目捧盤致之吏因大驚奔

走祈悔夫專誠一意至忘其身雖迴山轉日可也況弘
我聖道勵兹羣心安彼綦流俾於寧息其應速宜矣而
功巨因廣雖費億萬金全身未畢禪師去世於戲力善
歸仁為可繼也日後有連帥章仇兼瓊者持俸錢二十
餘萬以充經費開元中詔賜麻鹽之稅實資修營事感
夫人之克遵前志諒禪師經始之謀大慮終之智朗茍
利物以便人期億刦以同濟貞元初聖天子命余守兹
土寓乃謀匠石籌厥工庸從蓮花座上乃至於膝功未

就者幾乎百尺貞元五年有詔郡國伽藍修舊起廢遂
命工徒以俸錢五十萬為助焉或丹采以章之或金寳
以嚴之至今十九年而趺足成形蓮花出水如自天降
如從地湧象設備矣相好具矣爰記本末用昭厥功
唐釋知玄字後覺姓陳氏眉州洪雅人也毋夢月入懐
因而載誕雖乳哺見佛像僧形必含喜色甫及五歲祖
令詠花不數步云花開滿樹紅花落萬枝空惟餘一朶
在明日定隨風祖吟嘆不懌曰吾見孺子志矣必從空

門也七歲果遇法泰法師在寧夷寺講涅槃經一聆法
語若覩前因是夕夢佛手摩其頂寤啓祖父乞爲勤策
觀其必不可奪故聽之年十一削髮隨師詣唐興邑西
安寺授大經四十二卷遠公義疏誓空師圓旨共一百
二十五萬言皆囊括深奥矣年十三丞相杜公元頴迎
請升座講于大慈寺普賢閣下黑白日計萬許人注耳
傾心駭歎無已自此蜀人弗斥其名號陳菩薩蓋玄前
身爲知玄漢州三學山講十地經感地變瑠璃焉玄於

淨衆寺辯貞律師所受具戒纔聽毘尼續通俱舍乃從
本師下三峽歷荆襄抵于神京資聖寺文宗皇帝宣入
顧問大愜皇情後學惟識論於安國信法師又研習外
典經籍百家之言無不該綜玄每恨鄉音不堪講貫乃
于象耳山誦大悲呪夢神僧截舌換之明日俄變秦語
云有楊茂孝者鴻儒也就玄參學直欲效謝康樂注涅
槃經執卷問疑隨為剖判致書云方今海內龍象非師
而誰常一日宴坐見茂孝披紫服戴碧冠三禮畢乘空

而去玄令人偵問茂孝是夕誡其子曰吾常欲落髮披緇汲瓶挈屨侍玄公所累者簪冕也吾葢棺時殮以紫袈裟碧芙蓉冠至是方驗先見矣武宗御宇初尚欽釋氏後納蠱議望祀蓬萊山築高臺以祈羽化雖諫官抗疏莫迴上意因德陽節緇黃會麟德殿獨詔玄與道門敵言神仙為可學不可學耶玄乃陳帝王理道教化根本神仙之術乃山林匹夫獨擅高尚之事而又必資宿因非王者所宜聞者為之股慄左護軍仇士良內樞密

楊欽義惜其才辯恐將有斥逐之命乃密諷貢祝堯詩

玄立成五篇闕　自生天未必求仙便得

仙鶴背傾危龍背滑君王且住一千年帝覽詩微觧亦

不罪之玄即歸巴岷舊山扁舟入湖湘間時楊給事漢

公廉問桂嶺延止開元佛寺屬宣宗龍飛楊公以冊定

功高請復興天竺教奏乞訪玄聲迹玄復挂壞衣歸上

國寶應寺屬壽昌節講讃賜紫袈裟署為三教首座帝

以舊藩邸造法乾寺詔玄居之大中三年誕節詔諫議

李貽孫給事楊漢緇黄旣列論義稱旨因勑天下廢寺基各許重建玄有力焉命畫工圖形於禁中其優重如是與相國裴公休友善同激揚中興教法事八年上章乞歸故山廣明二年春僖宗違難西蜀遣郭遵泰齎璽書肩輿詔赴行在帝接談論欲旌其美令諸學士撰玄師號皆未愜然乃揮御翰云朕以開示悟入法華之宗旨也悟者覺也明也悟達大道悟佛知見又云悟者一刹那不悟河沙刧所以悟者真乗了然成佛之義今賜

悟達國師為號雖曰强名用表朕意玄陳讓不遂仍乞
歸九龍舊廬於正月二十一日卧内見所曾遊歷聖境
名跡皆現在前二月七日聞空聲曰必生淨土乃訊云
孰之語也空又譍曰佛也七月中聞户外有格鬭之聲
逡巡一菩薩降于庭漸迫近玄身丁寧讚喻勿以此苦
為累也言訖而沒又于一夕有一珠自玄左足下流出
苦楚萬端諦視其珠中明有晁錯二字乃知身是袁盎
因七國反奏斬錯以謝吳楚諸王故為嬰撓耳名弟子

慈燈附口上遺表囑令棄屍半飼魚腹半啗鳥獸吾久與西方淨土有期如斯諱諉訖右脇面西而逝享年七十三僧臈五十四玄堅守禁戒過中不食蔬菓服惟布褐卧則芻秆而六時行道夜卧一更餘則禪坐等視衆生無貴賤少長待之如一嘗為導江玉壘山神李氷廟益昌北郭龍門神借受戒法罷其血食時李商隱方從事河東柳公梓潼幕以弟子禮事玄偶苦眼疾慮嬰昏瞽寄天眼偈三章讀終疾愈迨乎義山卧病語僧録僧

澈曰某志願削染為玄弟子臨終寄書偈決别後鳳翔府寫玄真作義山執拂侍立焉

唐雅州開元寺智廣姓崔氏不知何許人也德瓶素完道根惟固化行洪雅特顯竒蹤凡百病者造之則以片竹為杖指其痛端無不立愈乾寧初王氏始定成都雅郡守羅某罷任擕廣來謁呼為聖師先是咸通中南蠻王及怛綽來圍成都府幾陷時天王現沙門形高五丈許眼射流光蠻兵即退故蜀人於城北寳歷寺立五丈

僧相後爲牛尚書預毀次兵火相仍頽圮殆盡王氏乃
與廣曰郎之異術道德動人秉此可料理否往吳尚書
行魯曾夢令修吾像方事經營除書忽到請法力成之
廣唯其命徙就天王閣下居一隅小榻而已翌日病者
填噎其門日收所施二十萬至三十萬錢又發言勸人
出材木浹旬咸備令三綱掌管焉光化元年修完厥工
乃循江瀆池呪食飼魚經夜其魚二尺以上萬億許皆
浮水面而須聊躡流水救十千魚生忉利同也

釋永安眉州洪雅人大中八年詣成都造謁府帥白公敏中請奏本管寺額歇聖壽寺中十日人未嘗見其登圊旋溺呼為無漏師而內外飲食亦與常人同焉奏額到日便辭歸眉郡永安身材幺麽而色黧黯判官盧求見之謂為小沙彌不知師已八十餘矣

宋邛州大邑靈鷲山寺點指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孟氏廣政中隱邛南大邑山寺多遊鄽肆中雖事削染恒若風狂或與人接必指點而言因是稱焉有命齋食者酒

肉不問率以為常俚人亦不之厭也每至日夕輒市黄
白麻紙筆墨實懷袖以歸行數里沉酣至暝所居之室
雖有扉户且無四壁入後閫扉人不得造有鄰僧小童
躡足伺之見秉燭箕踞陳紙筆於前訶責大書莫曉其
文字往往咄嗟如決斷處置人之明闇間熟視閃爍若
有人森列狀如曹吏而襦裳非世之服飾觀者怖懼而
退詰旦微詢其事怒而弗荅居數載卭筰之人咸神異
之不知其終

大邑縣崇壽禪師邛州蒲𩔰人自毀齒趣尚便高遠家
嘗作佛事則汎洒供獻恭勤精愿不敎之而自率常恐
若不能如法者父母異之乃俾隸大邑靜林僧籍以仁
普為師年十六遂落髮二十受具戒來成都大慈寺聽
講大乘諸經盡通曉奧義後七年還舊居其所止悉流
落不治但腐椽破壁欹邪罅漏陳屋數間而已師恬然
安一榻處其中無厭色鄉人有胡昭甫惟岳者高世之
士善吟詩其最深處雖唐人蓋亦有未能到者師師之

入室矣師嘗以詩見邑宰秘書丞滕喬喬一讀重之來謝師見庭廡壞裂殆不可坐起倡邑人爲修之未幾臺殿樓觀一一完具師之德業自此愈遠聞閭里之人皆欽嚮之師是後不復他出掃靜室據古几宴坐一食遇物感興時亦作詩其句度夷澹清粹不若其徒之所爲者與人語和輭未嘗輒迕人出入縣中六十年亦未嘗以愛惡置利害於其間衆皆稱之師素堅強少疾狀貌修偉慈恕温裕縣人無少長咸願見之見必拜伏欣喜丁

寧留連師誨諭慰滿而後去一日忽召其弟子慕安等前曰人既生理當有死死常事非異事吾無死生且久矣汝等當體吾之所以無死生者慎勿戚戚如衆人乃不累吾今日之所咐囑爾慕安等泣曰師胡為是言有何所緣耶師曰吾之神光一道去矣留此無數刻汝當奉吾所戒曰惡不宜為善不宜失語已躡足趺坐疊手瞑目而逝摇挽不動凝如塑刻享年八十六治平元年十月二十三日也遠近緇素來赴哭者殆千人衆謂宜

以師之真身建浮屠而扃藏之使來者觀相起善芟去三毒回面正法不墮惡道亦師之不言之教也慕安等遂從其謀風神凝然愈久不壞見者謹畏如侍諸側余往年嘗居郡幕識師甚熟後復來權州事師則已化矣歸日枉道過邑詣師塔下旋遶瞻禮悲悼歎息雖然師之面目如生而師之語言已不聞矣嗚呼熙寧五年余知陵州師之孫慕真來詣余求文以銘師之塔余昔既聞道於師也辭將云何乃銘曰是身如浮雲從生而忽

滅形質本何有聚散俱為幻夫人而昧此演起無量法
從一十百千乃至萬億兆譬如蠶吐絲纏縛身自獄既
倮而復羽孳種無由斷出此而入彼輪迴豈知覺師有
大智鏡初誰為磨拂光明發虛空淨無一塵染大曜滿
法界欲照誰能執收斂付諸匣乃是所假者示現於世
人師以願力故師之所非相真實不思議凡所見聞者
依以為漸入由此登佛地其則固不遠書以告諸後咸
願起正信見文與可集師俗姓仇名惟已字亞休

禪惠大師名山人屢舉不第元符間郡守呂由誠以僧
勑戲之師即削髮明日往天寧為僧舊老叩以佛法不
許乘馬師曰文殊駕獅子普賢跨象王新來一箇佛騎
馬也何妨或問瓦屋道坊何以不皮葢師曰錦府豈從
機上織劍門寧自匣中藏其機敏不一有禪惠語錄行世
東坡寶月大師塔銘云寶月大師惟簡字宗古蘇氏眉
山人於余為無服兄九歲事成都中和勝相院慧悟大
師十九得度二十九賜紫三十六賜號其同門友文雅

大師惟慶為成都僧統所治萬餘人鞭笞不用中外肅
伏慶博學通古今善為詩至於持律總衆酬酢事物則
師密相之也凡三十餘年人莫知其出於師者師清亮
敏達綜練萬事端身以律物勞已以裕人人皆高其才
服其心凡所欲為趣成之更新其精舍之在成都與郫
者凡一百七十三間經藏一盧舍那阿彌陀彌勒大悲
像四塼橋二十七皆談笑而成其堅緻可支一世師於
佛事雖若有為譬之農夫畦而種之待其自成不數數

然也故余嘗以爲修三摩鉢提者蜀守制使皆一時名
公卿人人與師善然師罕見寡言務自却遠葢不可得
而親踈焉喜施藥所活不可勝數少時瘠黑如梵僧既
老而晳若復少者或曰是有隂德發於面壽未可涯也
紹聖二年六月九日始得微疾即以書告於往來者勑
其子孫皆佛法大事無一語私其身至二十二日集其
徒問日蚤暮及辰曰吾行矣遂化年八十四是月二十
六日歸骨於城東智福院之壽塔師少與蜀人張隱少

愚善吾先君宮師亦深知之曰此子才用不減澄觀若

仕當有立於世為僧亦無出其右者已而果然余謫居

惠州其徒孫法舟實來請銘銘曰大師寳月古字簡名

出趙郡蘇東坡之兄自少潔齊老而彌剛領袖萬僧名

聞四方壽八十四臘六十五瑩然摩尼歸真于土錦城

之東松柏森森子孫如林蔽芾其陰

陸游別峯禪師塔銘云南山自長安秦中西南馳為嶓

為岷東行紆餘起伏歷蠻夷中跨軼且千里然後秀偉

特起為三峰摩星辰蓄雲雨龍蟠鳳翥是名峩眉山通義犍為二郡實在其下人鍾其氣為秀民傑士出而仕者固多以功業文章擅名古今至於厭薄紛華棄捐衣冠不食潤飲自放於塵垢聲利之外而不幸為人知不能遂其隱操亦卒至於光顯榮耀者如別峰禪師是也師名寶印字恒寂生惟龍游李氏子世居峩眉之麓少而奇警日誦千言然不喜在家迺從德山院清遠道人得度自成童時已博通六經及百家之說至是復從華

嚴起信諸名師窮源探賾不高出同學不止論説雲興泉湧衆請主講席謝不可圓悟克勤禪師有嗣法上首安民號密印禪師説法於中峯道場迺挈一笠往從之一日密印舉僧問巖頭起滅不停時如何巖頭叱曰是誰起滅師豁然大悟自是室中鋒不可觸密印恨相得之晚會圓悟自南歸成都昭覺乃遣師往省因隨衆入室圓悟舉從上諸聖以何法接人師舉起拳圓悟曰此是老僧用者孰為從上諸聖用者師即揮拳圓悟亦舉拳相

交大笑而罷圓悟歎異曰是子他日必類我師留昭覺三年密印猶在中峰以堂中第一座致師師辭密印大怒曰我以法得人人不我傳尚何以說法爲欲棄衆去衆惶恐亟趨昭覺羅拜致懇圓悟亦助之請始行道望日隆學者爭歸之雖悟印二師不能掩也久之南遊見溈山佛性奉福嚴月菴果竦山草堂清皆目擊而契或以第一座留之師潛遯以免最後至徑山見大慧杲大慧問曰上座從何處來師曰西川來大慧曰未出劍門

闕與汝三十棒了也師曰不合起動和尚時經山衆千
七百雖着宿名衲以得樓笠地爲幸顧爲師獨掃一室
堂中皆驚大慧南遷師亦西歸焉始住臨卭鳳凰山舉
香嗣密印歷住廣漢崇慶武信東禪成都龍華眉山中
巖復還成都住正法道既盛行士大夫亦喜從之遊築
都不會菴松竹幽邃暇日名勝畢集聞師一言皆自謂
意消稍或間濶輒相語曰吾輩鄙吝萌矣其道德服人
如此俄復下峽抵金陵從京口金山金山自兵亂後雖

屢葺莫能成至是始復大興潭帥張公孝祥延以大溈山師與張公雅故念未有以卻而京口之人自郡守以降力爭之卒迓潭使魏惠憲王牧四明虛雪竇來請師度不可辭乃入東几住四年樂其山林有終老之意而名益重被敕住徑山淳熙七年五月也七月至行在所壽皇召入禁中以老病足蹇賜肩輿於東華門内賜食於觀堂引對於選德殿特賜坐勞問良渥師因舉古宿云透得見聞覺知受用見聞覺知不墮見聞覺知上悅

曰此誰語師曰祖師皆如此提倡亦非別人語上為微
笑時秋暑方熾師再欲起上再留使畢其說迺退後十
餘日又命開堂於靈隱山中十年二月上製圓覺經注遣
使馳賜且命作序師老益厭住持事門人相與築菴於
山北令上在東宫書別峯二大字榜之紹熈元年冬十
一月忽往見住山智策告別策問行日師曰水到渠成
歸取幅紙大書曰十二月七日夜雞鳴時如期而化奉
蛻質迈寺之法堂留七日顏色精明鬚髮皆長頂温如

沃湯是月十四日葬於別峯之西崗壽八十有二臘六十有四得法弟子梵年宗性道奇智周慧海宗璨等得度弟子智穆慧宗等百四十有七人有慧綽者山陰陸氏子當以蔭得官辭之從師祝髮上為敕有司定謚曰慈辯且名其塔曰智光說法數十年所至門人集為語錄三年三月法孫宗愿走山陰鏡湖屬游銘師之塔游與師交最久嘗相約還蜀結茅青衣喚魚潭上今雖老病義不可辭銘曰圓悟再傳是為別峯坐十道場心法

之宗淵識雄辯震驚一世矯乎人中龍也海口電目旋
期稱道卓乎澗壑松也叩而能應應已能默渾乎金鐘
大鏞也師之出世如日在空升於暘谷不為生隱於崦
嵫其可以為終乎　按高僧傳師再出峽住保寧金山
雪竇徑山開堂陞座曰世尊初成正覺於鹿野苑中轉
四諦法輪憍陳如比丘最初悟道後來真淨禪師初出
洞山拈云今日新豐洞裏秪轉個拄杖子遂拈拄杖着
左邊云還有最初悟道者麽若無丈夫自有衝天志莫

向如來行處行遂喝一喝下座若是印上座則不然今日向鳳凰山裏初無工夫轉四諦法輪亦無氣力轉拄杖子秖教諸人行須緩步語要低聲何故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上堂三世諸佛以一句演百千萬億句收百千萬億句秖在一句祖師門下半句也無秖恁麽合喫多少痛棒諸仁者且道諸佛是祖師是若道佛是祖不是祖是佛不是取捨未忘若道佛祖一時是佛祖一時不是顢頇不少且截斷葛藤一句作麽生

道大虫裹紙帽好笑又驚人復舉僧問巖頭浩浩塵中如何辨主頭云銅砂鑼裏滿盛油師曰大小巖頭打失鼻孔或有人問保寧浩浩塵中如何辨主秪對他道天寒不及卸帽上堂六月初一燒空赤日十字街頭雪深一尺掃除不暇迴避不及凍得東村廖胡子半夜着靴水上立上堂將心除妄妄難除即妄明心道轉迂桶底趯穿無忌諱等閒一步一芙蕖

玉泉承皓禪師姓王氏眉州丹稜人依大力院出家受

具後游方叅北塔發明心要得大自在三昧製犢鼻裩書歷代祖師名字乃曰惟有文殊普賢較些子且書於帶上故叢林目為皓布裩元豐間首衆於襄陽谷隱有鄉僧亦效之師見而詬曰汝具何道理敢以為戲事耶嘔血無及耳尋於鹿門如所言而逝張無盡奉使京西南路就謁之致開法於郢州大陽時谷隱主者私為之喜師受請陞座曰某在谷隱十年不曾飲谷隱一滴水嚼谷隱一粒米汝若不會耒大陽為汝說破攜拄杖下

座儌然而去尋遷玉泉有示衆曰一夜雨霶烹打倒蒲萄棚知事頭首行者人力拄底拄撐底撐撐撐拄拄到天明依舊可憐生自贊云粥稀後坐窄床先臥耳瞶愛高聲眼昏宜字大冬至示衆曰晷運推移布裩赫赤莫怪不洗無來換替僧入室次狗子在室中師叱一聲狗便出去師曰狗却會伱却不會師示疾門人圍繞師笑曰吾年八十一老死弃屍出兒郎齊著力一年三百六十日言畢而逝

舒州龍門清遠佛眼禪師臨邛李氏子嚴正寡言十四
圓具依毘尼究其說因讀法華經至是法非思量分別
之所能解持以問講師講師莫能答師嘆曰義學名相
非所以了生死大事遂卷衣南游造舒州太平演禪師
法席因丐於廬州偶兩足跌仆地煩懣間聞二人交相
惡罵諫者曰你猶自煩惱在師於言下有省及歸凡有
所問演即曰我不如你你自會得好或曰我不會我不
如你師愈疑遂咨決於元禮首座禮乃以手引師之耳

繞圍爐數帀且行且語曰你自會得好師曰有異開發乃爾相戲耶禮曰你他後悟去方知今日曲折耳太平將遷海會師慨然曰吾持鉢方歸復叅隨往一荒院安能究決己事耶遂作偈告辭之將山坐夏邂逅靈源禪師日益厚善從容言話間師曰比見都下一尊宿語句似有緣靈源曰演公天下第一等宗師何故捨而事遠遊所謂有緣者蓋知解之師與公初心相應耳師從所勉徑趍海會後命典謁適寒夜孤坐撥爐見火一豆許

恍然自喜曰深深撥有此〻子平生事只如此遽起閱
几上傳燈錄至破竈墮因緣忽大悟作偈曰刁刁林鳥
啼披衣終夜坐撥火悟平生窮神歸破墮事皎人自迷
曲淡誰能和念之永不忘門開少人過圓悟因詰其寮
舉青林般土話驗之且謂古今無人出得你如何會師
曰也有甚難悟曰秖如他道鐵輪天子寰中旨意作麼
生師曰我道帝釋宮中放赦書悟退語人曰且喜遠兄
便有活人句也自是隱居四面大中菴屬天下一新崇

寧萬壽寺舒守王公渙之命師開法次補龍門道望尤
振後遷和之褒禪樞密鄧公洵武奏賜師紫衣上堂臺
山路上過客全稀破竈堂前感恩無地雪埋庭栢氷鎖
偃谿雖在南方火爐頭不入他家齏甕裏看看臘月三
十日便是孟春猶寒伱等諸人各須努力向前切忌自
生退屈上堂卓拄杖曰圓明了知不由心念抵死要道
墮坑落塹畢竟如何乃倚拄杖下座上堂千說萬說不
如親面一見縱不說亦自分明王子寶刀喻衆盲摸象

喻禪學中隔江招手事望州亭相見事迥絕無人處事

深山巖崖處事此皆親面而見之不在說也上堂蘇武

牧羊辱而不屈李陵望漢樂以忘歸是在外國在本國

佛諸弟子中有者雙足越坑有者聆箏起舞有者身埋

糞壤有者呵罵河神是習氣是妙用至於孽乂打地豎

拂敲床睦州一向圓門曾祖終年面壁是為人是不為

人信知一切凡夫埋沒寶藏殊不丈夫諸人何不能擺

柂張帆拋江過岸休更釘樁搖艣何日到家既作曹溪

人又是家裏漢還見家裏事麼師嘗題語於龍門延壽壁間曰佛許有病者當療治容有將息所也禪林凡有數名或曰涅槃見法身常住了法不生也或曰省行知此違緣皆從行苦也或曰延壽欲得慧命扶持色身也其實使了人生死處多見少覺微恙便入此堂不強支吾便有補益及乎久病思念鄉閭不善退思滅除苦本先聖云病者衆生之良藥若善服食無不瘥者宣和初以病辭歸蔣山之東堂二年書雲前一日飯食訖趺坐

謂其徒曰諸方老宿臨終必留偈辭世世可辭耶且將安往迺合掌怡然趨寂門人函骨歸龍門塔於靈光臺側

嘉州九頂清素禪師本郡郭氏子於乾明寺剃染徧扣禪扃晚謁五祖聞舉首山荅西來意語倏然契悟述偈曰顛倒顛顛顛倒顛新婦騎驢阿家牽便恁麽太無端回顧不覺布衫穿祖見迺問百丈野狐話又作麽生師曰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祖大悅久之辭歸住清溪次

遷九頂太守呂公來瞻大像問曰既是大像因甚麼肩負兩楹師曰船上無散工至閣下覩觀音像又問彌勒化境觀音何來師曰家富小兒嬌守乃禮敬紹興乙卯四月二十四日得微疾書偈遺衆曰木人備舟鐵人備馬丙丁童子穩穩登喝散白雲歸去也竟爾趨寂

嘉州志云九頂寂惺禪師有僧問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是何意旨師曰風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昔日雲門有三句禪謂函蓋乾坤截斷衆流隨波逐浪也九頂

亦有三句謂饑來喫飯寒即向火困來打睡也

乾隆御覽之寶

蜀中廣記卷八十五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陳木

謄錄監生臣曹錫爵